張文忠公文稿卷十二　附刻

會試錄序

我

皇上承統御宇明物察倫以爲民極以昭文明之治其盛矣乎歲巳丑復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尚書臣方獻夫侍郎臣李時臣嚴嵩以舊制請天下之士莫不奮然興裒然集咸有帝臣之願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斯之謂歟先是臣竊念　國家用人以科舉爲重

而有司選士以鄉舉爲先因條三事　上請
一曰正文體二曰明實錄三曰慎考官　上
俞之旣令行天下矣及是禮部以甲科取士
所關尤重復申明三事以請　上復俞之俾
昭示焉然不以臣爲愚　命主試事臣受
命夙夜不遑夫文體不正則實錄難明考官不
慎則文體難正　皇上任重之託濫及愚臣
其何能勝諸謹率同事矢心秉公合天下之
士如　制而三試之觀經義之文多發明理
致不事浮夸知初試之變也觀詔誥表論判
之文多率循典實不事奇恠知再試之變也
觀五策之文多經畧世故不事剽竊知三試
之變也臣乃稽首颺言曰我　皇上神化之
速一至是乎諸士子之文可謂善變矣可采
錄矣臣等同考校者可無慮矣語曰文莫吾
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大聖人猶
自責實如此今　國家以文取士豈非因之
而責其躬行之實矣乎夫自古聖王之敎皆

所以明人倫也故道德一風俗同而仁義之
言孝弟之行達之天下也肆我　皇上以孝
治天下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凡有得
於觀感者莫不興行而能言其實況士自鄉
而升爲民之俊秀者乎故凡爲叛道背經之
說靡不懲創前非行修言道非徒文體之正
而已是之謂大同則今日人文之盛信有在
於我　皇上鼓舞作興者矣記曰天下有道
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辭有
枝葉虛文也行有枝葉躬行之實也然則我
祖宗設科以文取士端有在於斯矣夫有實言
者有實用善作人者必得人舍是而虛文之
求抑末矣本之則無固非我　祖宗設科垂
法之意亦非我　皇上神化作人之道也烏
呼敢不慎諸敢不慎諸夫士凡三千七百餘
人取三百二十名遵　制額也敢謂能盡人
之才乎哉嗣此而益涵濡　聖化以儲世用
其有艾乎哉是舉也奉　詔命爲考試官者

大學士臣孚敬學士臣韜也其同考試官則
右中允臣道南修撰臣以訓臣用卿臣用賓
右贊善臣文俊臣昂編修臣敎臣星臣袞臣
維傑臣璐都給事中臣鶴鳴臣準署郎中臣
俊署員外郎臣默主事臣禎也其監試官則
御史臣濂臣照也暨諸執事厥責惟均凡此
同事之人既事之後尚宜仰思我　皇上作
人之功益勵實行以共承休德爲多士光焉
錄成以　獻臣以職事忝序諸首

禮記章句序

孚敬自少業舉子時即好讀禮經第觀舊說
多所未安思欲釐正之而有所未暇弘治戊
午以詩經中省試乃築羅峰書院於五都瑶
溪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
中禮部試辛巳　上登極賜進士時　武宗
皇帝嗣
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　上以興獻
王世子奉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入

繼大統朝議以　上考　孝宗皇帝而稱
興獻王爲叔父孚敬執禮爭之舉朝洶洶至
嘉靖四年始定　上鋭志中興以明聖述作
爲巳任如正孔子之祀定　郊廟之儀與夫
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
責孚敬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上固天啓之矣孚敬自惟薄劣無以仰副萬一
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期以自効然三千三
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爲害匪細此尋常講

議尤不可不求其當巳也然禮莫大於父子
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孚敬既以
是上贊　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
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爲欺世之空文而或者
可以對揚於名教嘗讀杜甫諸詩見其忠誠
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巳獻于
上而霍宗伯韜諸人咸謂孚敬當以禮記章句
獻孚敬以爲此聖經也可槩足巳自信而一
無所遜哉於是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

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也歲乙未以疾乞
歸未幾　朝使復促因付兒遜業輩校梓藏
于
勅建寶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杜律訓解序

杜少陵詩代稱詩史而後三百篇者也註家
引證多妄釋意非淺則鑿其本旨遠矣夫少
陵爲詩句中藏字字中藏意其引用故事翻
騰點化故王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者苟不
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斯言信矣愚竊
於是詩諷詠涵濡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
言之意雖抑揚發歛變態無常而句句字字
自有躍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

蓋有不得不爲少陵辯者學者肯因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

再識

是編元張伯成註誤傳爲伯生虞氏夫生於千百載之下而欲得作者之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哉唯孟軻氏有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愚覺舊釋過贅遂大削之能者觀焉則又不如盡削也

送周式之之虞城序

矩峯周子式之武昌人也讀書於矩峯山中舉于鄉餘十年而未得仕然其心則未之忘也羅山張子永嘉人也讀書於羅峰山中舉于鄉餘二十年而未得仕然力則既竭而不能進也一日矩峯子爲虞城令既得　命過羅山子之舍而請曰吾學也寡仕而不得舉進士名雖吾以也吾其能忘於心乎羅山子曰科舉之制非古也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

也今吾不幸而不得與子同年矣謂是可以得人而可謂盡人乎哉夫以一日之長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可以幸致者名也有命焉君子聽之今夫仕利澤之溥非一日之所能感念之深非一夫之所爲其不可以幸致者實也有性焉君子盡之吾子學博而用約神定而氣充其仕也所謂流於既足而伸於久屈者矣務實也顧以名爲昔者子游之爲武城宰故後世至今知有武城也夫子游乃聖門科條中人非今之所謂科舉者也故能爲武城重吾子之行也安知將不爲虞城重乎

送甘思誨還鄉序

瓊山甘子思誨隨厥父通判吾溫受學於庠生林君學之已而通判公得謝事思誨辭學之而歸學之道思誨滿口欲予言以贈予謂師生恩義之係亦大矣自夫世俗以科舉爲學師弟子之所以相授受者不過絺章繪句之文而道卒無得於心焉故其合也如僞其離也如棄視諸百工技藝之爲師弟子者反不逮焉則亦何恩義之有記曰凡學之道嚴

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今思誨果能爲嚴師者乎學之果能爲道尊
者乎鄭玄事馬融辭歸融曰吾道東矣楊時
事程顥辭歸顥曰吾道南矣瓊居西南海島
中違吾邦數千里今思誨辭歸學之可亦曰
吾道西南矣乎如此然後無愧於古人之爲
弟子者矣學之撫然顧謂思誨曰吾與女也
盍相勗諸

送黃省祭還平陽序

儒與吏進用之志一也其振作之機存乎上
之人而已蓋嘗聞諸劉晏之言曰士陷贓賄
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
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斯言雖
切時弊夫豈人性之本然哉禮義廉耻之心
人孰無之古之豪傑起於管庫刀筆者亦多
矣自夫科舉之學興而儒吏之途益分由是
儒有進而爲公卿吏雖有能止俛首爲倉庫

之流而已亦時之制也於是上之人視吏爲甚輕而明揚之典弗及吏自視爲不重而振拔之心不萌使晏之言迄今愈信是誰之過與甚者於吏役之以私而奔走之如輿臺焉夫吏之役雖卑使之奉行文書役於君事可也而吾不能振作之又卑微之一至於此不已甚乎苟非其人奉反爲吏者背指而詬病之是徒以區區輕重之名分貌相役耳則何益哉吾鄉黃君宗德大家器也由吏而注選於銓伺銓於家乃持掾曹名臣錄謁予辭歸其志可知矣予方登第將以儒入官獨患不能相在上者爲振作之方而猶不免爲吏者詬病焉故書此使相與勉之

遯齋序

吾鄉平陽呂君宗玉隱君子也自扁其齋曰遯嘗觀諸易遯卦爻辭有曰嘉遯貞吉又曰肥遯無不利此君名齋之意也齋之前有軒爲怡雲後有山爲來青樓中有水爲一鑑池皆所以適其遯也古人謂賢士處世如錐之處囊而欲脫穎者多矣君獨以遯名豈忘世者耶夫山以其靜也水以其動也雲以其出入之無心也君居是齋也因閒觀時靜照唯

適之安無意必焉茲非所謂貞吉無不利者與而況君有父爲廉憲公有子爲太學生父作子述而得以遯焉則身雖退而道亨非忘世也予方結廬於大羅山中爲退避計特以君臣之義有不可廢恐徒觀山玩水亦未免爲此心之累不知何日得坐君之齋與論易遯之義然其辭有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尚請玩其占焉

高明樓序

晦翁朱先生曰人若不透得上一關則萬事皆低斯言也予每以自警而未之能焉夫極高明之訓載於中庸處高明遠眺望見於月令呂覽凡狃於卑近者人自爲之耳姚君鈍夫之作樓也其知此乎浙山水爲天下大觀而桐江擅其秀於故子陵居之姚爲其地著姓厥先有爲冢宰公方伯公者矣嘗欲因之作樓未就而卒鈍夫生於斯長於斯聚宗族於

斯而茲樓之成又所以成先志者也不亦偉哉旣成之明年以選事來京師質名於予予曰是不可爲桐江樓乎曰擅地爲名則吾豈敢曰不以地名可辱之乎夫岳陽之樓以地名也仲宣之樓以人名也存乎我耳鈍夫曰吾將於是乎致遠矣予曰高則明明則遠然非高明無以致遠遂成高明之名鈍夫請畢其說予謂地如桐江其靈可知也風節如子陵其激發可知也有先爲達官長其世澤淵源可知也鈍夫登斯樓也顧名加勉焉進思盡忠於君退而不失於已則居斯高高斯明明斯遠矣不然樓而居者天下之同俗也好樓居者天下之同情也以之聚百物貯歌管是爲貪風淫風土地之辱也奚取于桐江之樓鈍夫拱而起起而拜焉曰命之矣於是乎書

鍾魚臺之任序

鍾子克中吾鄉方伯公之後惟穎敏好學思友天下士以例入於太學生屢試於鄉而踣就選於部司銓衡者見其文與之人咸爲之喜予曰非也嘗聞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如克中者宜知而舉於人也久矣豈在口惠間耶率乃授魚臺丞人又爲之憂予曰非也嘗聞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

如克中者宜於人何所不濟可擇官而擇地耶擇官者必辱官擇地者必辱地其志可知也今夫官之親民者莫如令而丞卽佐之其職非輕也魚臺爲東魯故地禮義遺風在焉其土非惡也夫人之不擇官擇地者寡矣故位高者多行道之恥卑者多出位之思吾夫子大聖人也猶以官卑祿薄其職易稱雖乘田委吏弗辭焉克中之魚臺也無小其官也懼辱之可矣無鄙其地也懼辱之可矣如此是爲能敬敬則事立而民不慢民不慢則化行而俗美矣由是自視其先爲方伯者官也吾爲丞者亦官也旬宣於一方者道之大行也撫字於一邑者亦試其端也則知而舉之者終必有其人矣豈曰如斯而已雖然知不知在人克中無患焉吾道其常也夫

送黃時庸之太原序

南法部尚書郎齊之黃君時庸出守太原其氣節文章相激發者多爲文爲詩歌以頌其美有爲言者曰太原當西北要衝爲天下名郡今太宰喬公居之蓋愼擇時庸之能而與之守也微太宰公不能知時庸微時庸不能副太宰公所知因爲時庸慶予曰非也太宰公爲

天子擇郡守不能以太原私時庸者也時庸爲

天子之郡守不得以太原私太宰公者也然則今日舉天下之郡守孰非太宰公之所慎擇又孰非時庸之所能爲者哉使時庸而無此能焉雖有太宰公不能使之進也使時庸而有此能焉雖無太宰公不能使之不進也雖然名揚士類宰相事也無忝所知君子心也太宰公與時庸蓋庶幾焉予愚不求人知者也而有辱於時庸故因其行而以此告之且以解言者惑也

代送沈子公序

沈子子公爲南臺御史官也予時備官御史中丞辱貳沈子長知之特深沈子被命擢副閩之按察使南御史官膺茲擢者近自沈子始於是御史臺咸喜徵予文以慶其遇華其行焉予曰沈子將以爲喜乎夫南北同此御史臺也南北御史同此官也北官得此不以爲異南官得此不以爲常是果明試以功之典而爲此輕重乎抑所遇之分殊而人

自爲此輕重乎夫惟試功之典而爲此輕重也則南臺

祖宗根本之地其官庸可以不重與夫惟所遇分殊而人自爲此輕重也奚必其爲重與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然則沈子茲擢也將以爲憂乎爲喜乎夫御史之官司風紀於內者也於其言許出風聞有過焉雖天子不得而罪之按察使之官司風紀於外者也於其行具有成憲有過焉雖匹夫猶得而議之由是觀之則按察之難於御史也又可知也沈子能無憂乎苟內有不足者或臨之以御史也將於身退然有不勝衣而言訥然若不出口矣沈子識理通明無所屈撓其爲御史也不以驕人今爲按察使也必不驕於人爲御史也無過言爲按察使也必無過行矣不然則匹夫之議殆尤甚於天子之罪者也沈子茲擢而行也將以爲憂乎爲喜乎

代送戴承緒之河南清戎序

戎國之大事也克詰戎兵載於書弓矢戎兵詠於詩敎民卽戎訓於孔氏當是時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如斯而已故兵不待擇而精不待清而實也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而爲農仰食於官懷衰老無歸之心誠多有亡去者有常人而無常數於是設清戎之官焉郡有倅倅理之邑有丞丞理之而總之以御史御史之

設省必一人責之專也期必三年任之久也
責之專庶郡邑悉於是聽令焉任之久庶郡
邑悉於是考成焉
朝廷立法備矣然而有治法無治人故法立而
弊生弊生而民困而兵疲則國家緩急將何
以恃耶今之爲清戎之說者不過執三分之
例而已
朝廷以此責之御史御史以此責之郡邑郡邑
以此責之里甲使逋亡而誠有之雖三分無
筭可也無之而必取盈焉於是里甲欲免其
責也詭名以欺郡邑郡邑欲免其責也詭名
以欺御史御史不察遂以充數率使橋梁塗
路草木鳥獸之名皆兵也逮夫官司緣名而
勾里甲展轉鬻人而解故有及營而亡及途
而亡是以解而復勾勾而復鬻焉古以一家
而備一卒今以一卒而禍百家矣此予所謂
法立弊生民困兵疲者也夫里甲小人不足
異也司郡邑者不知此而爲之非知也知此

而爲之非仁也爲之而不能改非勇也戴子承緒爲南臺御史也被

命淸戎將有事於中州令郡邑而察民隱除宿弊者也予謂戴子知乎必不知此而爲之也戴子勇乎必不爲之而不能改也雖然茲弊也非一省一郡邑也天下之通患也戴子蓋有志於天下者也予故以天下之事告也

送張達卿之保寧序

聖天子嗣位更化善治咨天下民牧是急由是吾法曹正郎被　命者凡六人張君達卿資格較深而保寧之　命且後未至無慍色已至無喜色君子曰斯覘矣夫人未有生而貴者古者八歲入小學四十始仕其間三十年父兄之責望師友之講論皆道義身心之學故有田野而師版築而相資格弗與焉今之入小學者間不能三年父兄之責望師友之

講論皆科舉口耳之學故有青襟而官黑頭而相年數弗與焉夫惟輕道義而重科舉忽年數而較資格是以徼幸者蒙一朝之榮老成者負終身之志無惑乎人才之不古也雖上求而下應前襲而後承若夫豪傑之士如達卿者豈可以科舉資格擬哉達卿豈肯較資格執歲月要君置喜怒哉達卿舉自吾鄉對揚天子之廷蓋學優而仕者也予慕久矣達卿初未予知也比同官日就考德質疑幸不予寡而保寧命且至矣高君汝白屬予贈言予烏得以無言哉夫保寧控劒閣爲天下險李白作蜀道難蓋亦難其治也獨文翁之化至今稱之有本故耳達卿盍亦舉所學率之而已使其童而習强而仕焉由科舉弗畔於道義希老成弗牽於資格雖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邦是亦文翁而已矣由是長子孫終身不遷百宰相不易此一郡守也達卿以爲何如

送史邵武之任序

友五倫之一所以救過遷善有裨乎人倫者友之道也後世友道不敦故其合也如僞其離也如棄而已昔申顏謂吾一日不可無侯無可以能攻吾之過史君道存其予之侯無可吾道存直諒多聞得侍同官每拳拳忠告欲予之寡過未能也茲有邵武　命遂行予謂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吾之不幸其邵武之幸乎夫能攻人之過必能受人之攻者也宓

子賤宰單父有父事兄事之人皆敎子賤以治人之術故鳴琴而治道存守一郡以蒞四邑令之長也夫令所治小而化行也易守所治大而化行也難令近民告之以善也易守分尊而遠民告之以善也難處難爲之地而加之善言之難聞則凡風俗之汚隆政事之得失財賦之盈縮屬吏之臧否又孰從而察之道存果能攻人而受人之攻與則夫邵武之父兄耆老能不體其心而樂告之善耶孟子以好善優於天下爲樂正子喜諸同列遂亦爲道存喜也因書以贈

送俞曲靖序

俞子懋敬與予同鄉榜今二十有五年得同官於南之刑曹俞子明慎尤精於法令幸不予寡暇則取律相與講讀且以刑之所取皆禮之所棄乃益之以禮於是同志者集以成會而程功焉俞子曰仕優而學患弗終耳固所願也未幾而曲靖之　命且至人皆爲之憂予曰古刺史之官所以守土長民者也求以守其土而已非取其土以利我也求以長

其民而已非取其民以利我也夫憂心生於所擇擇心生於所利利其土必辱其土利其民必殃其民矣而謂俞子有所利而擇擇而憂哉嘗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道民之路也稽諸曲靖其風俗力耕而好訟好訟則懷戰爭而少廉耻吾有律以設其法力耕則地富饒而易從善吾有禮以順其情則治雖去國萬里不出吾今日之所講明者矣夫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大聖人之論治也然則律也禮也用之而知所先後之序本末之倫則優於天下而況於曲靖乎予鄉榜迄今仕於內外者僅二十人兩京僅六人今予僅與俞子二人而已茲別也寧無感乎鄉人合爲之餞有贈言予故直以得於俞子相講明者告之非獨予之不敢忘於俞子在俞子且不敢以自忘矣庶幾乎茲會也無弗終之憾云

呂載道輓歌序

朋友以義人合也而同年之友其合也則疑於天何也合四海九州之人升諸公聯爲兄弟敦其好也終其身又世講之存沒弗二焉豈直人合者與庚辰同升春官者凡三百有五十人值

聖天子南狩待問于　廷多暇日相與且無內外分職之離而好愈敦也一日呂子載道忽疾革弗起項子朝載同舍謀於予曰喪無主

如之何予曰禮朋友死於他邦爲服袒免項子免焉主其事凡吾同升者合賻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識以旗送於都門外殯於旅廬以俟歸葬設奠盡哀而退是日也天始雪風聲悲號益增傷慘各哀之不能自已又嗟嘆之不覺成聲項子遂哀以成焉夫以呂子之才如此其茂科第如此其易年數如此其蘄豈天之於人聽其自生自死耶抑栽培之理有未可盡信也嗚呼吾呂子之不幸其又幸而得吾項子也既扶其病又爲之殯焉又集同聲而爲之哀焉凡其平生潛善盡載篇什則呂子不仕猶仕雖死不死矣項子之義又不於是而可徵也夫呂子先大夫良知前進士與予同舉於鄉重以世講好項子以故屬予序之且深有激於其義不敢辭

縉雲李母輓歌序

婦人有善弗稱有稱於其夫若子也於其夫有相之道周文王后妃是也於其子有教之道孟軻氏之母是也有善如此烏得而弗稱諸故詠於詩載於史傳也宜夫後世關雎絶響婉娩之教弗興間有乘夫敗子者出其聰明才辯誠多有過於男子者矣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縉雲有李母盧氏其辟爲白庵李君元子爲太學生璽也予觀白

庵以仁成家則盧有相之道焉璽以學成器則盧有教之道焉似有得於后妃孟母氏之風化者耶盧棄璽十有四年於茲璽哀慕之如一日言及輙流涕是故與之游者皆感激悲愴此輓歌之所由作也禮謂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初盧之屬纊也予辱璽父子之知嘗弔其廬見能以禮治喪至今不忘乃復見此輓歌之作則因之而動死者之傷容可已耶璽屬予序之遂不敢辭若夫其懿行顛末吾甌濵太史公誌之詳矣流光有徵於夫若子者蓋未艾也

族譜序

昔嘗問嚴君守菴公以本宗之世系公曰若將奚爲孚敬不肖不敢以對至是子姓益蕃而公年且耋矣孚敬懼譜牒無傳老成足徵者能幾迺敢以作譜合族之意白之公曰吾夙志也其終之因口授其故孚敬得之寢食不遑叅之從兄珊詳之族人兩匝月而譜集者凡八世焉竊論夫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天下皆知有尊祖敬宗之義其族人皆相與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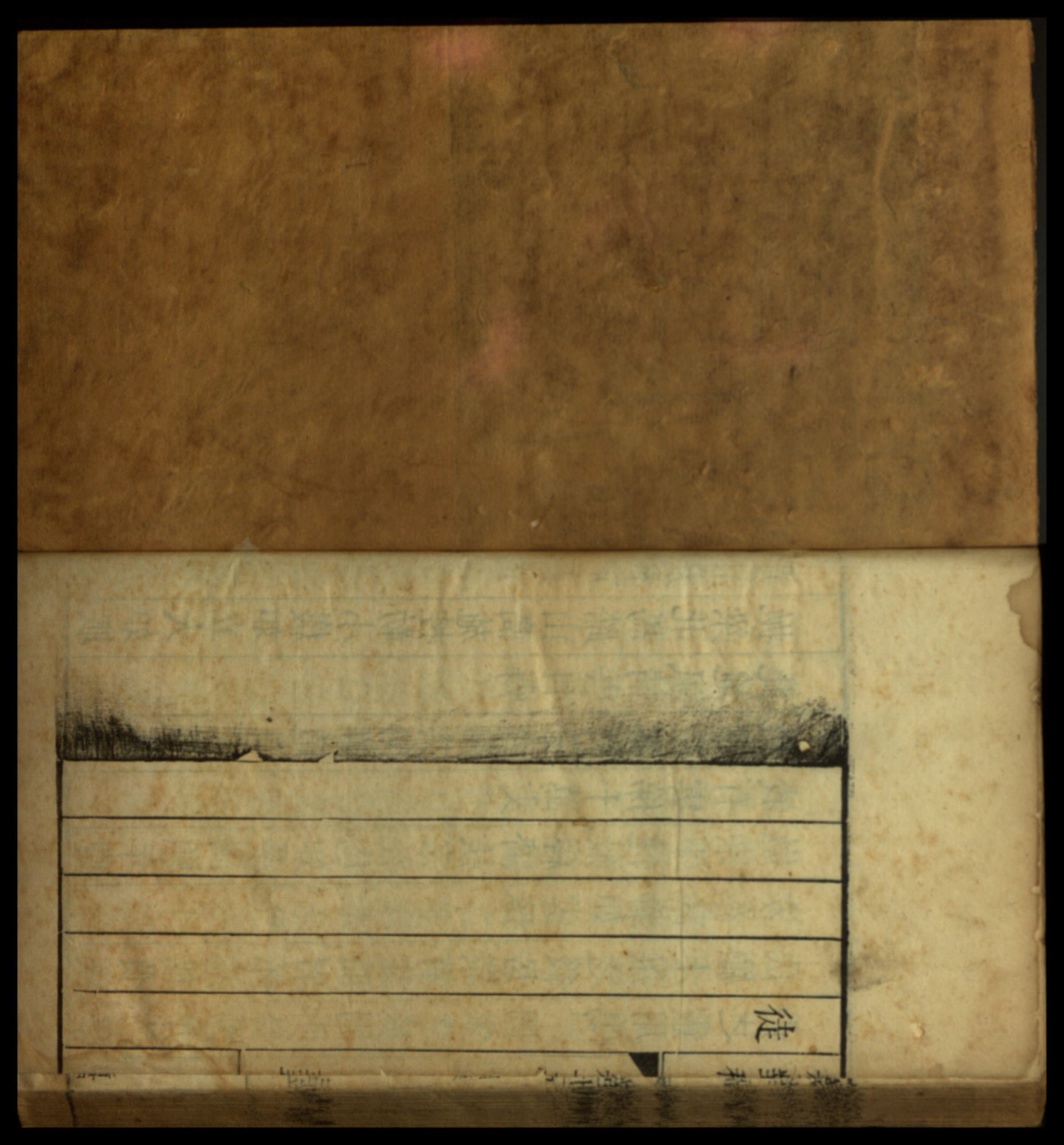
愛而不能忘及宗法廢而後譜牒出譜牒者君子所以正倫理篤恩義存先王之法意以示人知所以愛敬者也故有事於家者必先焉由古之道以觀今之族有竊冒以自附者有支庶之奪嫡者有嫡媵之混同者有卑犯尊諱及少長之不自知者有遺忘先行及祭祀之不能用誠者凡此皆由於譜之未立無所宗範而莫之悟焉故也今古人心果相遠乎哉於是溯源本以黜其竊冒圖宗支以明其嫡庶分妻妾以嚴其嫡媵正名諱所以別尊卑列行第所以次少長紀什作以示無泯祖父之善行識祠墓以謹歲時無忒於享祀使必各止其所各進其道則庶乎有序不乖不乖則和愛敬之意油然而生則人皆孝弟爲善族復古道矣是固作譜之深意也或者病孚敬之戇孚敬曰譜傳家之史貴實錄也今人可忍欺孚敬孚敬又可忍以欺後人哉實則猶不可恃其必傳僞爲之又何益於制

哉吾夫子大聖人其作魯史猶罪於人乎敬小子何能敢避不韙之名以辱嚴命也邪用是作張氏家乘以告于族人於乎人或有取之者將以有敦家之一助或以其說之不可用而不之從則寧有以罪乎敬焉亦庶幾乎乎敬之心也

書院上梁文

伏以大羅之山宗一郡之主姚溪之水合千澗之流每興仰止之心長憶逝者之嘆承后皇之嘉惠宅桃李之芳園及謀度而咨諏允悉心而規畫釋經從事走馬工程豈顓眺聽之爲娛實覬藏修之可久墻卑室淺擬將窺夫子之門木拔道通自此爲大賢之路堂名敬義門扁羅峯期內外之交修爲遠近之觀望臥龍潭下聊爲諸葛亮長吟流水橋邊有

待司馬光獨樂青衿登進黃卷縱橫樂長育
之菁莪盡闢除之荆棘能無愧於屋漏斯有
光於堂壇唯吾道之無窮幸來學之有繼敢
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天下車書此日同合喜羅峯書院立
東嘉從此振儒風
拋梁西津流脉脉似濂溪自喜觀瀾營道術
亭高得與萬山齊
拋梁南老龍久臥在澄潭雷聲驚起爲霖雨
晨正農祥可歲占
拋梁北馬蹄山高施控勒小巖如立大如眠
此地風情吾自得
拋梁上峯列三台相共向誰道青天不可登
我有雲梯千萬丈
拋梁下愧無經濟扶宗社已知憂國願年豐
方春請看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居業有定時習不忘無負溪
山之靈用鳴　國家之盛固所自勵并飭學



徒